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崔酉芳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一

元 虞集 撰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巴咱爾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

體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内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奥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

歳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為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巴咱爾公之來長行省也恵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徳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為功乎且公之為徳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

也貳守燕琦為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表說而為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巴圖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為言而史臣韓愈氏為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

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

我國家之興也寛仁弘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

若喀爾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訏

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

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

温恭有恪佐政省闥寛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歛妙用

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

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冦起南海人用震

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朞月訏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隷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

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兹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為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色言

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衮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𥡴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郗君伯顔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徴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安達拉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賓珠邑士彭炳所為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

見以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獘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畧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

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為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

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為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畆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疊石以為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

患矣邑多山田而歳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糴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數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為爰舍資粮扉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饑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閒之濵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

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獷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為奸袪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為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葢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執為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

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輙蹤冨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捕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黄貴

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鞫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黄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巳也童德誣告吕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吕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為羣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巳為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

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

歳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敭歷臺省寛大嚴正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歴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饑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葢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薄眞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

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子哿矣富人㝠貧已瘉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蓰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沮藏外絶不虞析因隩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

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斲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恵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繄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莅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嶷然其前其

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
通焉益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
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而
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
至黄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
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
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禄大夫

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細民嘗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壊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兹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

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閒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譎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為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葢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為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為未安也洞庭有山以

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為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恱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禄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寶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

觀四年封巴為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
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
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
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
金石可徵考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
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
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為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

四月三日也丞直郎達噜噶齊鄄城巴圖齊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跽未終薌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雷已作於門廡駿奔不及於猋馳巴圖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胾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

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旋俔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若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是時巴圖悉力禱祈以為巳任齋戒兼旬而不間

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舃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褕褈褕褈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

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帷醹捭豚為羞有定有羹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皆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為喬為楝為楹為美為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

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黄頭公唐古氏别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于達蘇和爾齊萬户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鄄城縣李康保栁行村先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巴圖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巴圖之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華善自

其兄裕通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華善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琳沁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殁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畧

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殁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沙卜珠從弟多羅岱為京畿廣行倉使及申更大虧公責其鄉之摟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產之殁於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多羅岱使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

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嚕噶齊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遯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馮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䝉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内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户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校尉温台等處運糧千

户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副萬户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佩雙珠虎符前後九渡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覆險失吴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

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縻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船主庾卒

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户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斂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温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為便七曰

運舟之回恐有所挾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濵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為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

假官本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日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為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鬬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鬬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考焉有實喇珠卜丹者與公嘗同為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尤舊職也

公白于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為郴州路達嚕噶齊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嚕噶齊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克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

以助其不足而爭鬬勿戕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巴圖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横不測或見巴圖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户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喇承事郎兖州路同知托克托穆爾東平等處民户總管 裕通承直郎平江路

長洲縣達嚕噶齊拜特穆爾未仕巴圖承直郎撫州路崇
仁縣達嚕噶齊奈曼岱世華善安圖趙安皆未仕女五
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輿區維郢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
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譙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
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
長其民練習旣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
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

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熈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孫子於延祐已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階奉訓爵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

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其後某年為某年始蒙恩奉被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固辭其序曰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賛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

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雅封自開府矣開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

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髙爵膴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為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熈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王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俾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歴盱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

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為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閭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踈子孫衆多文璀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盱之石蜀大族之別上磔潯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為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

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
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天子
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
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
難弟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逑觀稼于田覲
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饑我食孰危我安桑梓
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
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

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

栢蒼蒼緊德之符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二

元　虞集　撰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纘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

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盤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賛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

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
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
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
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
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陜西地重而勢近以平
章廉公實都忠諒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
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
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

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哈瑪特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哈瑪特生省堂氣焰薫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哈瑪特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避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

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哈瑪特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為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寃滯闢闖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

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殁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

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因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捐浙民以安拜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

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迴車而雨僧格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實都浙省丞相孟格台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丞

意朘剥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
鹽法壊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
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亷訪使
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為先務行省伊蘇岱爾威迫州
郡取淘金者三千户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
止歳且終省檄列郡横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
於民以應之又不中廢危迫不知所為公命民間有絲
者借納明年夏税不日而絲具召匠户并工成之踰月

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横之害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旣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旮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為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

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内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其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焉大

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頴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長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

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威時百取

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
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
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
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歴之積忠賢
我丞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諭直道以
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遐愆
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有
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

與區三治宣閫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
為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
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
有子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泝江舊治足
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
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謭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劾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内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討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

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實喇唐古特者
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
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實喇一見
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
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實喇固辭曰外官有奉賜
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覲天顔
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
東宮益見親信至元闕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

之北中為天子之宫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實喇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内朝之西北於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嘉琿年六歲次子多爾濟纔四歲耳多爾濟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煢焉相顧未有以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宫謂宫臣曰昔實喇唐古特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實喇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

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丞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内朝以玉章賜之葢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懐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纎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懐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宫府不

能無所觀望北鎮歳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胄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頼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内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逹爾罕忠獻王哈喇哈遜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以迎武皇帝仁宗得報

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髪尚遲回邪即遣李益多爾濟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卿勑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

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

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衎飭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敝弊而完潔不易恒處凝塵不除晏

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内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默布氏封夏

國夫人父實喇唐古特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效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既歿其子實喇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諾爾公子衍飭受知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

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
為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為銘詩
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强亢于西陲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
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啟
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黙有遐託雅志本朝不
樂外馳俾事裕皇寶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笐笐嫠孤
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

傳聖武有訓變生宫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
弗疑公來賛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
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
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胙鄉邦桓圭衮裳煒煒煌
煌有貴來藏暫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
兩襄之阡松栢栢栢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

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散於兵可知者曾祖温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系彊並驅俊乂無别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

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别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税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

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為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僧格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

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僧格以為户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閲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御史當閲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覷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踈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踈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寛易於此乃檢劾捜校無細不察經

時而後畢僧格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畧無可議者
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
三也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
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獿雜子女百戲肱衛
以為槃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覯廬帳蔽野
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騃感氣以相先後國家一
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僧格者本大浮圖師之
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布哈者高良

寺中之人也並緣為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僧格之令求解不得僧格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布哈欺上虐下為天子斂怨非求福也僧格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威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

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歴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賔客廩餼粧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歴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

開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奴者還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僧格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

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録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歛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

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内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廕獲嘉簿與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

墓碑未立葢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巳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寛則易弛

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
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
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
以爭以抑不遺餘力哉哉惠文撫劒莫擊公於此時弗
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
析縷以極其理鈎箝無施反歎其能不悪而嚴官有恒
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猘屛息公贊大農
務植本根御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

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幾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瘉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秩繼兹有書覯者必式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周元濬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

元　虞集　撰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彦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

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宫近接闤闠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

得虛憍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軏轍而郡中俊彦有聲者逞逞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説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

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
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
致廪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
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
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
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巳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
以為哀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

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黄勲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髙楅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旲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

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慕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敎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

之言具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勵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曜

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絶之學尚友
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
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吴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
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
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咸武寧生
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
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
對稱㫖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

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没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

見馬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葢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

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
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
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
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
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
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
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
章揭公男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為盧公位顯而

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徒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鄧

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瑞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徐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盖名言也其殁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殁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曰

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歎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

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
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末
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闕
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
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
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闕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國朝累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闕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

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内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巳五歲干戈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

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畧通其義矣盖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考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黄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于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説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

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兾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

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别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葢其用力精深而有

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辦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

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

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乃斷亟如法幷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脹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巳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巳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

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塤女適賈熈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皮棨維禎墓誌銘

皮棨字維禎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爄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禜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内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薦之嫡長孫詹受忠顯校尉前

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
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玨
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
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桀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
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
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

已任特為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縈為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殁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為意而知已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縈以至元丙子二月七

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
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黄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
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
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榮内外家文獻庶有足徵
者榮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
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劒於其邑世世宗之為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璲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為曾大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為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秉君以為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申之第五子也以

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
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𢦏
將奏之以官必以為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
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為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
尚書遺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閫臣急
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
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
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

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為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感將為不利於為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
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
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
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豈得尚書殯處奉柩泛
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
號詰寇曰故尚書雷經略之櫬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
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
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

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捏公暨卿歸朝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广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瞽勞詰命以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册與名士為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此鄉人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為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

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巳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為之謡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饑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為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广山為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

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遂之君盡歸所賫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勑授安福州廵檢王燊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予

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覿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漬妥其歸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鐘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

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殁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大夫淮西安撫兼知

和州文武才畧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
有子諱公畿内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
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鎭遏恩威並著蜀人士
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
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
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
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
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

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黄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没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没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李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税務提領汞

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
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
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
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
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
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
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
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没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

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揚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實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葢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

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没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况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黄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袁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凡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太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獬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

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冦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冦平廼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

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事其為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已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

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殁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録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矣銘曰

深藏之土厚温天光發新予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

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令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求歎焉

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歸然百年
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
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
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
子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
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鬢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
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
賓友亦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

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户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

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怳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
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
得年五十二其孤棨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
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
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文知婁氏家
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
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
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畧不見其有閒鄉里州

閭之間文獻故物澌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著子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

元晳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齎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殁視其奩槖畧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為之具葢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禀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禀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凛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槼彬棏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為賢隱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哀其用弗宣身修於家如玉在淵我懐二人論徳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攽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𪓐從吉州生武岡主薄孟

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徵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為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殁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

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葢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飭静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洛稟以時無敢專任内治田園之生外應户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咏為樂故

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徽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輙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

閒之亭馬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閒矣娶周氏子一人伾女五人子伾居喪方弱冠㣲懐伯父之撫巳也佐伾治襄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㣲實來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實栗實堅匪今斯今幾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黄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興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顴白鬢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黄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黄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為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

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黄我髮危未有子以異母弟
師孟為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為子既老猶無子而
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為子履信之子
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勣勲具著譜請一言以自信
予廼為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
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為
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弟而勉
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

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内附兵盜旁起末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脉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於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

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為貧子遂失田則無以為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予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沉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拯而不為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渟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耆年康彊隱于醫以殁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彞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

愼微古人同科古之為治尊生辨類以此恃傷是以足貴

王母龔氏孺人墓誌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斂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齋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鄒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婺辛苦

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為勸也於是闕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闕事文學而嘗闕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已出未幾臨川内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

能有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内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静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内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為務静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

三年之日記也隂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户之酬應親戚之餽遺毫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關白至於曾玄娱侍無倦孺人乃清静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

杏核種之顧謂衆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弗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二十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

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鵞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煢煢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温奉輿從以珍

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横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横山之勝築室面横山以居者族日以蘩及宋季年有三以籀書薦於郡者曰霆龍賓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嘗為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

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以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為屬郡文學三年辟為泉州同安主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没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為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

子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以為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遯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年間也日月于邁具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慼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兹

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以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没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蕙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杍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煥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

聲之曰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為善善者終無可以為勸也故述所聞而為之銘銘曰

為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汩於沙光耀弗沈有美簿君同居九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